

书斋夜话

读书那些事儿

王功良

的《金光大道》也不错。这样的书名，真是幸福生活应该有的气象。不过，无书可读的窘况，使得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实在没有多少幸福可言，如回忆起来，只有一声叹息。

二

由于没有书读，我迷恋上了读报纸。村里大队部订有《人民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等报纸，每天我都有些胆怯地走进大队部办公室，小声地打声招呼后，就默默地站在空桌子旁低头读报。为了不耽误大人们办公，我必须尽快地把报纸读完，免得让人反感。报纸上有许多吸引人的好文章，如《井冈山赞歌》、影评《欢腾的小凉河》等，都让我记忆犹新。

为了读报，我也是想尽了办法。不能总去大队部啊，后来我发现珠玑村大桥南边的农业机械研究所也订了报纸。午休时就悄悄地推门进去，没想到，办公室里有人，四五名职工正在休息，有男有女，有的躺在简易沙发上，有的躺在拼在一起的椅子上，还有的趴在桌子上……我小心地翻阅着报纸，读完后又悄悄地带上门离去。读书读报是上瘾的，那段时间我像是着了魔一般，经常在午休时间去农业机械研究所读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也是忐忑不安。倘若当时有人坐起来问我“干什么的”，我该多么慌乱和尴尬？奇怪的是，每次我悄悄推门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发现躺着午休的人们，脸上都蒙了一张旧报纸。按理说，午休的人一般是不会睡沉的，只是迷糊一会儿而已。况且，即使我再小心翼翼地翻阅报纸，也总会弄出一些声响的，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醒来。多年以后我无意中得知，原来，为了不惊扰到一名好学的少年，他们都假装睡着了。如今，每次回村路过农业机械研究所大门时，我都会心怀感激地凝望许久，心中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股温暖，当年那些善良的人们，你们还好吗？

就这样我零零碎碎地读书读报，对经典文学名著根本没有系统地阅读。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乔迁新居，在朋友圈里作秀显摆自己的书房，并配上书柜里《简·爱》《水浒传》《儒林外史》等图书的照片时，有一位朋友跟帖评论道：“看样子，您没读过多少书啊。”也许是我晒的书过于初级，被朋友看出了端倪。

是的，他@到了关键，我真的没有读过多少书。至于卡夫卡、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等名家的作品，更是闻所未闻。后来我在与文学爱好者们交流时，看到他们如数家珍地谈论自己对曹雪芹、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等作家所写经典作品的见解以及获得的启发，我真是汗颜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无言以对啊！那种感觉就像我和他们一起从高空跳伞，跳出机舱后才发现，自己没有背降落伞包。那种没有着落的恐怖感是可想而知的。

好在我很珍惜时间，没有虚度光阴。1982年春节那天，我在村子里走街串巷拜年之后回到家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，欢乐而喜庆。或许是多年养成的读

书习惯使然，即使过年，我也不想放松这一天，不想在聊天、嗑瓜子中浪费时间。可是偌大的房子，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。哪里可以安静地读书呢？我突然想到，春节后旅客都已经返程回家了，火车站应该人流最少。于是，我跨上自行车，骑行十多公里来到了烟台火车站，在候车厅找了一个角落打开了书。没有人认识我，也没有了那些热热闹闹的寒暄和问候。候车厅里旅客缕缕行行，虽然也有些喧嚣，但已经不能影响到我读书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书上，我在书海中遨游，感受着知识的力量和魅力。

颇感欣慰的是，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这种读书的习惯，从未在百无聊赖中虚度过一分一秒，读书使我努力成了自己想成为的人。

三

要知道想读书却又没钱买书那是很痛苦的。为了能读书，放学后我便和发小到村子周边的工厂里，捡拾铁皮钢筋头，或是牙膏皮、电缆线等废品，卖一点零花钱去租书看。当时，在芝罘区华丰街中段路南有一家废旧物资收购站，沿着这条路往东北方向走大约200米，就是大光明电影院。电影院斜对面有一家租书屋，面积不大，十几平方米，两面墙是书柜，里面摆放的全是对外出租的书，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张写满字的纸张，走近一看，上面全是可租借图书的书名。

某个星期天，我去华丰街那家废旧物资收购站卖掉废品后来到租书屋，先租了一本书，然后在里面呆上半天，翻看其他的杂志和书籍。店主也不往外撵，他和他的熟人一起，旁若无人地讨论着诗歌和文学。屋里还有和我一样打着借书的名义来蹭书看的小学生，我们彼此间很少交流，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听众，听店主和他的熟人高声诵读自己或者别人的诗。他们那种如痴如醉的神情，让人心生向往。

我的读书境况好转起来，大约是在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。我是在西郊凤凰台十四中读的中学，语文老师是解本弟。他主张年轻人要朝气蓬勃，不要为了考学而死啃书本，整天暮气沉沉的，像个小老头。他鼓励同学们多读课外书，多参加文体活动，多在增强自身能力上下功夫。解老师筹集班费，为班级订阅了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新港》《鸭绿江》等文学杂志，我再也不用为缺少书读而苦恼。同学们对于文学的热爱，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羡慕上，很多同学开始了磕磕绊绊、懵懵懂懂的文学创作之路。

不久后，李莉同学创作的颇具朱自清风格的散文《春雨》，被配上插图刊登在市级杂志的封二上，这在全校引起了轰动。解老师也很高兴，他在课堂上讲评了这篇散文，并让李莉同学朗诵了一遍。李莉的朗诵字正腔圆、声情并茂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浪漫的憧憬，很有点诗和远方的味道……

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些课外文体实践

活动，大概是后来推行的学生成才教育的最早雏形吧。说实话，解老师是一位很有想法的教育工作者，他对教育规律和教学理念有着独到的见解，后来他担任烟台一中副校长，很受师生尊重。毕业后每次同学们聚会，解老师都是“标配”，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，他也乐得和学生们在一起。

虽然我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像李莉同学一样，把名字变成铅字，在文学的殿堂里留下自己的足迹，虽然也努力写过一些自以为是的诗歌和散文，但投稿后不是石沉大海，就是收到一封封退稿信，自信心很受打击。俺村的季大爷在学校传达室当门卫兼管收发，我进出校园的时候，他常常会举着牛皮信封大声地喊住我：“王功良，你的退稿信。”很多同学都会围过来看。后来我小声对他说：“大爷，以后有退稿信，您悄悄给我，别那么大嗓门喊行不？”果然，从那以后，季大爷都是悄悄地把退稿信塞给我。大爷不愧是大爷。

后来，我参军入伍考上了军校。军校毕业后，我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，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经典文学名著。没日没夜的，很有点恶补的意思。1995年冬天，我到沈阳出差住了20多天。除了公务，每天都窝在小旅馆里读书，从未想到去沈阳故宫、张学良大帅府等周边景区游览一番，似乎只有书中的世界才是最为辽阔和精彩的。有几部文学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完的。望着窗外漫天飞雪，感受着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美妙韵味，我陶醉其中。读到情深处，我会想起当年烧锅炉时的情景，内心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，平静而热烈。

苦于自己少年时无书可读的经历，后来我任职机关党办主任时，为市局机关每个人都办理了一本金沟寨图书馆的借书证，还在单位建立了图书阅览室，鼓励大家多读书、读好书。不过我也发现，身处电子传媒时代，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更加多元化，年轻人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业余时间去局里图书阅览室的人并不多。徒唤奈何的同时，我也在思索，是否应该考虑改进一下。

如今，在我的书柜里，不仅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，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小说，以及许多当地文化名人推荐或者赠送的书籍。綦国瑞的《第一方红印》、卢万成的《芝罘旧夕阳》、小非的《故国行色》、林纾英的《守望》、胡容尔的《春宴》、刘月映的《一树柿子红》，以及尹浩洋先生编著的书等，都让我爱不释手。前不久，我去参加张炜先生《去老万玉家》新书发布会，当场购买了他的一部旧作《古船》，作家不仅在扉页上签名留念，还盖上了“张炜新书分享见面会”的纪念印章……烟台的作家灿若群星，拜读其所著之书，就像甘泉滋养心灵的土壤。熟悉的作家们在书中娓娓诉说，给人以沉思和鼓舞，读来倍感亲切。现在，这些书都已经成为我的珍藏。

在岁月里与书相遇、相知，是一件极其惬意的事情。我有书香暖岁月，岁月也因此变得更加幸福而珍贵。